

苦笑

周 全 平 著

上 海 光 華 書 局 印 行

160



苦——笑

周全平著

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3391



目 錄

苦笑.....	1
除夕.....	39
注定的死.....	65
中秋月.....	97
七月四日.....	115

苦 笑

一

大概是由於性情古怪，或是才力太缺的緣故罷。呆子C君於失業半年後費了他的全力纔獲得的一個噉飯處，到了殘冬將盡，春意漸萌的時候，又失去了。

那天午後，他先得了一個意外的消息，一個意外得意的消息，原來他一向是羨慕文學家的生活的，所以常常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，寄到各種文藝的刊物裏去，雖然寄去之後，總是泥牛入海，影響

絕無，他也並不灰心——當然也有不高興的時候，但一想到成名後的榮譽，便又精神抖擻，在握筆苦思了。——仍舊繼續不斷的寫，一次一次的寄去。到底‘有志者，事竟成，’本月份的一期最有名的文藝旬刊上，他的作品居然登出了。他先看見新聞紙上的告白，心裏便禁不住勃勃的跳躍得很利害，但仍舊有些不相信，等到買了這一期文藝旬刊來一看：千確萬確，他的一篇果然登出了。

全個下午，他儘自沉浸在他未來文學家的美夢中。向來以為瑣碎麻煩的職務，也不覺得惹厭了。向來以為單調枯寂的環境，也不覺得乏味了。

“這些都是我將來創作時的好材料啊！”他傲然地向四面觀望，一眼看見那帳房先生，——自命不凡的帳房先生，正向他睨視着。在平日，他心裏就一定要咒咀命運，為何使他受那市儈——帳房先生的指揮。然而現在不然了，“你不要向我看，

將來我把你的怪模樣寫在創作裏。”他心裏這樣想着，於是他覺得他週圍的一切，無非都是爲了供給他的創作材料而生的了。於是他自己也在暗暗得意。

得意時光的過去格外快，已經快要吃夜飯了。郵差送了一封信進來，是他的家裏寄來的。他拆開一看，剛纔的得意減去不少，心裏又有些焦煩了。

晚膳的時候，他仍在憶着這封家信。信上說：他的兄弟學費已欠了一月多，學校裏已來過好幾封詰問的信了，要他趕緊設法籌六十元寄去。

“剛剛寄了家用和他的零用，還未到半個月，又要繳學費了。叫我那裏去弄這一筆大款子呢？家裏窮偏要讀書！”

他左手端着飯碗，右手夾着筷，嘴裏緩緩嚼着飯，心裏不住的在想。這超出於他的能力的工作似乎使他對於家裏有些憤恨了。然而他一轉念：

“兄弟這兩天在學校裏一定愁急不堪了。人家都已繳清學費，就是他沒有繳，這是多麼難爲情的事。何況他又是面嫩不過，好勝不過的少年，怎能忍受學校的會計課的詢問和同學間的譏笑他呢？我想他在心裏的焦煩，一定還比我現在利害。唉！枉爲一個做阿哥的，平時不能替他做件新衣服，不能多寄幾個錢給他零用，現在索性連他的學費也繳不出來，以致害他心裏蘊着不該有的憂愁。唉！該死！該死的不長進的哥哥！……”

他一想到他兄弟的情形，心裏十分煩燥起來，頭裏熱烘烘的似乎額上在流汗，飯也吃不下了。

“真的，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，要是沒有錢，真令人難受。尤其在欠了學費的時候，覺得上課都有些難爲情了；而且每次會計員來催索的時候，常有一種輕侮的神氣，令神經性的少年，心裏委曲得流下淚來。……啊！真難受啊！”

他忽然想到他從前讀書時的情形了。

家裏的景況，還不及現在，但既然是鄉紳，既然是所謂齋香子弟，便不能不入學校讀書。在小學校時是不生問題的，到升了中學便不然了。學費，膳費，宿費，零用一切在他家中的支出裏成爲一項鉅款。於是每在暑假或年假開學的前幾天，他晚上總不能睡着。他躺在床上，偷偷地聽着外房的父親和母親在對話。

“今天出去設法到了麼？已經遲了一天了。C兒的校裏不是今天開課麼？昨天他因爲不能和牠的同學一起動身，已啞啞哭過兩場。而且越是他不肯明說出來，越是他把委曲悶在心裏，越叫我心裏難過；我答應他：明天無論如何好動身了。但是，你，你款子替他預備好了麼？”

“.....”

“爲什麼不說話呢？難道又落空了？”

“自然又落空了！白費了許多口舌，白陪了許多小心！”父親的聲氣十分懷喪，“從昨天到現在，我已跑了好幾家親友處了。這幾家你盡曉得的，從前我們沒有跌倒的時候，不是多和我異常要好麼？但是，現在，我去開口時，他們那種淡漠的樣子！那種輕蔑的神氣！唉！也難怪他們，他們現在爲了什麼要和我們親近呢？”

“不要嚕嚕囁囁發牢騷！跌倒是你自己的不好，用不着說這樣，怨那樣！款子湊不出，便叫C兒不上學就是，誰叫他的父親不會發財呢？”母親似乎有些憤怒了。

“不要冒火！書是總要讀的，你放心，無論如何，明天午前一定可以設法拿到，叫他預備趁一點鐘班的船動身就是了。”

“.....”

“.....”

他的眼淚寂寂的從頰上滾到枕畔，他蒙着頭暗暗墜泣，不敢哭出聲來。

“又曠了兩天課！若是校裏問我爲什麼遲到，我怎樣回答呢？總不成再說是生病，人家也要奇怪：爲什麼每次開學時候你總要生病呢？……”

一夜憂慮，睡也睡不熟了。天明起來，父親已經出去。見了母親，大家面上都顯出悽惶的樣子，唉！是誰誤了誰呢？

這樣從百難中，他畢竟也從中學校畢業，可以在社會上騙飯吃——就了職業——了。歸根究柢，他不能不念及從前，從前他讀書時，他父母爲他所受的委曲——向親友告貸時的委曲，把飾物變賣了的委曲。

“現在我既已能自立了，每月有定額的收入，不比從前家中坐吃山空時了，那麼我兄弟的入學，豈然是我的責任，這又有什麼推托呢？”

他想到這些，覺得自己果然是一個負有教育兄弟的責任的哥哥了，他心裏似乎十分自傲。但是同時他腦子裏看見他的兄弟——十分親暱的可愛的兄弟正十分惶急地在盼望着他的掛號信。

“唔！便是死，明天也要設法把款子寄去。”

“但是爲數非小，請問從何而設法呢？……”

他呆看着菜碗，心裏在轉念。

——C君，想什麼心事，飯冷了。他的同事在他的對面笑嘻嘻的問着。

——沒有什麼事。

——在想對樓的廣東人吧？

——也許是的。他隨口答着，心裏仍在轉念這一項學費。

“告貸可說是無門了。傅先生處去年向他借了四十元，答應去年年底還的，到今天已過期二個多月了，且喜還未來催索。張先生處已借過三次了，

雖說他好意並不來催，但再借叫我也開不出口來。此外朋友雖多，可都不是能够通融的人。親戚是更不必想了。”

他腦子裏想來想去，告貸既已經望，便祇有這三個法子。第一是質當；可是能够當的價錢的東西很少，他既沒有金戒指，金表一類的貴重物品，而且他穿的又是洋服，襪脚洋服是當不起價錢的啊。第二是預支月薪；可是帳房先生和他不十分對，而且這一個月未到期的月薪，已經預支完了；除非會支到下個月的工錢。第三個法子不過聊備一格；因為他想到他的作品既然發表，一定可以得着些稿費；而且他曉得那文藝旬刊的幾位編輯是血性中人，或者從他們那邊倒可以得着一個良好的結果；不過這僅是‘或者’，而不是‘必然’啊！

於是他竟萬分爲難了。

——C君，還沒吃完飯麼？帳房先生嘻着似笑

非笑的臉從房裏走出來了。一雙三角式的眼睛，從一付大黑玳瑁鏡的邊上透出，向他瞅着。右手捧着水烟袋左手拿着一封信。

——因為有些牙痛，所以吃得慢了。C君回答着，放下飯碗，緩緩立起身來。

——這裏是一封信，是經理今天午後交來，我幾乎忘記給你了。帳房先生把信遞過來，大黑眼鏡裏的三角眼睛向他一溜，一種得意的神氣，使他不禁心裏一跳。

“爲了什麼事呢？破天荒，經理竟會寫信給我。奇怪！”他立着一面拆信一面在想。

“足下辦事熱心，店務一切，多蒙整頓，甚爲傾佩；惟日昨股東會議，擬縮小公司範圍，實行減政主義。……並非對足下有何意見，實因店務既已縮小，則不足以展足下之大才，牛刀宰雞，未免可惜……故敢另請高就，所有一切

手續，亦望即點交。……”

他把信讀完了，再仔細看了一遍，不差，一點不差。

“縮小範圍，實行減政……另請高就……說倒說得好聽。店務正在擴充，偏要說是縮小；前天才添了一個職員，偏要說是減政。回生意便回就是了，倒又有些不好意思；這也許是他寫的時候天良發露了罷。”

一種意外的憤激，暫時把他的精神弄得興奮起來。但在他略一沉思之後，他的理智告訴他：憤激是徒然的！事實已無可挽回了。可怕的失業後的生活——像掙扎在無底的深淵中的一頭野獸，像苟延於乾燥的沙地上的一尾魚兒，他渴望着得到一些同情，但四面盡是些譏笑輕視的聲音和目光。啊！可怕的失業後的生活，又將開始了。而且，更不比去年。去年失業的結果，是祇他一個受苦。今年

呢，不然了。一則因為他的父親的薪水已欠了十個月，於是家用不得不要幫助一些；二則他的兄弟考入了大學，學費加重了許多，這又是他不能逃避的負擔。這二個他所不能卸去而且也不願卸去的重大責任，使他格外感着失業後的生活的黑暗和恐怖。

憤激的感情是一些也沒有了。他的心中充滿着不可捉摸的異常的悽楚。他似乎覺得將要有一種不可測料的恐懼臨在他的身上。當他失神似的把這封帶着不幸消息的信塞到褲袋裏去的時候，他裝着泰然的樣子抬起頭來。忽然，他覺得向來總算帶着幾絲同情的幾位同事的臉，現在都變成冷冰冰的了，而且渾身都對他出一種不屑的樣子；尤其那位溜着三角式眼睛的賬房先生，現在嘻開着嘴，緊睨着他，鼻孔裏散出二條灰色的烟來，似乎在對他說：

‘你向來是自稱能幹的，向來是笑人家拍馬屁的，向來是看不起人的。現在呢，飯碗打翻了，到底是你能幹，還是我能幹？是拍馬屁好，還是不拍馬屁好？’”

他耐不住他心中恐懼的壓迫，他更耐不住這些同事們幸災樂禍的醜態，他振一振精神，像古英雄一樣，極力壓制着他的感情，從同事們的嘲笑的陣中逃出，惘然地走到他自己的寢室裏去。當他剛走出飯廳的時候，廳裏起了一陣譁笑。似乎是帳房先生的聲音：

——你問經理為什麼給他信麼？我告訴你：因為他是高升了！接着是帳房先生大笑，接着又是一陣嘈雜的譁笑，顯然是大家在附着帳房先生了。

他的心裏一陣陣的怨恨和悽惶，像海潮似的湧起來，臉上也漸漸的覺得火熱起來。

二

自從那天——失業生活開始的一天——他從店裏出來，便把行李搬到一個朋友——是他的好朋友，但尤其是他的窮朋友，比他自己更要窮的朋友——的家中。他的朋友把他位置在後面的一間斗室裏，在一個簡陋的建築裏，這斗室已是一間很雅緻的臥室，何況又加以朋友的熱烈的同情？所以他覺得十分安適了。

但是他心裏的愁煩，和身體的安適恰成一個反比例！

且不必顧慮到將來，單是兄弟的一筆學費，已經足以使他一夜睡不着了。他蟄伏在被窩裏，有時閉着眼睛，有時把眼圓睜着。擊柝的聲音第四遍從窗外經過。他疲倦的心裏起伏着不可計算的種種思慮，但這種種思慮的目的，祇是六十塊錢的學